

漢書補注

〔漢〕班固 撰
〔清〕王先謙 補注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整理

拾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架建議：中國典籍

ISBN 978-7-5325-6257-2



9 787532 562572 >

定價：880.00元（全十二冊）

易文網：www.ewen.cc

漢書補注

〔漢〕班固 撰 〔清〕王先謙 補注
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整理

拾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西域傳第六十六上^{〔一〕}

漢書九十六上

〔一〕師古曰：自烏孫國已後，分爲下卷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史記大宛傳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」。古音「國」讀如「域」。廣雅釋詁：「域，國也。」後書烏桓傳有東域，西南夷傳有南域，此城郭國，界中國之西，故曰西域。太初三年，貳師誅宛王，漢始通西域，在史記後。史公但作大宛傳，班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傳，又採錄舊文，益以城郭諸國，形爲西域傳。

西域以孝武時始通，〔二〕本三十六國，〔三〕其後稍分至五十餘，〔四〕皆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南。〔四〕南北有大山，〔五〕中央有河，〔六〕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〔七〕東則接漢，〔八〕阼以玉門、陽關，〔九〕西則限以蔥嶺。〔一〇〕其南山，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焉。〔一一〕其河有兩原：一出蔥嶺山，〔一二〕一出于闐。〔一三〕于闐在南山下，〔一四〕其河北流，與蔥嶺河合，〔一五〕東注蒲昌海。〔一六〕蒲昌海，一名鹽澤者也，〔一七〕去玉門、陽關三百餘里，〔一八〕廣袤三百里。〔一九〕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減，〔二〇〕皆以爲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爲中國河云。〔二一〕

〔二〕〔補注〕徐松曰：海內東經「國在流沙外者，大夏、月支之國」。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「正北大夏、莎車」。是西

域建國，昉乎夏殷。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，皆頗與其人俱來，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。

〔三〕【補注】齊召南曰：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，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南，則烏孫不與矣。又康居大月氏、安息、罽賓、烏弋之屬，皆以絕遠，不在數中。難兜屬罽賓，亦不在數中，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。徐松曰：此本其初言之，匈奴傳「樓蘭、烏孫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，皆已爲匈奴」。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，歸匈奴者，樓蘭之外，惟二十六國也。荀紀載西域三十六國：婼羌、沮沫、精絕、戎盧、渠勒、皮山、烏秣、西夜、蒲犁、依耐、無雷、捐毒、桃槐、休循、疏勒、尉頭、烏貪、卑陵、渠類谷、隋立師、單桓、蒲類、西沮彌、劫、狐胡、山、車師，凡二十七國，小國也，小者七百戶，大者千戶。扞彌、于闐、難兜、莎車、溫宿、龜茲、尉犁、危須、焉耆九國，次大國，小者千餘戶，大者六七千戶。今案：荀說國名與漢書異，卑陵即卑陸，渠類谷即卑陸國所治之番，渠類谷誤數爲國。此傳所載國五十二，附見之國如條支、奄蔡、犁靬、天篤不與焉。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，則烏孫不在數中。又言宣帝時，破姑師，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，則孝武時有姑師國，而無車師前後國（即〔及〕山北六國。車師都尉國、車師後城長國、烏貪訾離亦建國元帝時，罽賓、烏弋山離、安息、大月支、康居五國不屬都護，捷枝、輪臺皆漢所滅，小金附國，漢不禁車師之伐，不屬漢可知，皆所不數。蓋三十六國者：婼羌國、樓蘭國、且末國、小宛國、精絕國、戎盧國、扞彌國、渠勒國、于闐國、皮山國、烏秣國、西夜國、子合國、蒲犁國、依耐國、無雷國、難兜國、大宛國、桃槐國、休循國、捐毒國、莎車國、疏勒國、尉頭國、姑墨國、溫宿國、龜茲國、尉犁國、危須國、焉耆國、姑師國、墨山國、劫國、狐胡國、渠犁國、烏壘國也。王氏不數難兜，以爲屬罽賓，傳明言屬都護，知其說非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、平，有五十五國也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分者，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，車師分爲前後國，車師後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，且彌國分爲東西，蒲類分爲蒲類後國，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。

〔四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孝武時，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，南境至南山下。張騫傳「並南山，欲從羌中歸爲匈奴所得」是也。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，其後漢置四郡，取姑師、樓蘭，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。三十六國，今回疆地。匈奴右

部，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、塔爾巴哈台城地。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。先謙曰：後書西域傳云，其東北與匈奴、烏孫相接。

〔五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通鑑胡注，南山在于闐之南，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。北山在車師之北，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、金沙嶺等是。以今地理證之，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，即古崑崙，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。分四幹：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，譯言獅子口，當和闐正南。僧格喀巴布分二支，一支東趨爲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，以在西域之南也。一支過和闐，西北趨千六百餘里，發爲齊齊克里克嶺、喀什塔什嶺，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，而北折爲吉布察克山，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，復東爲喀克善山，環千八百餘里，統名蔥嶺。蔥嶺又東趨爲天山，過回疆，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，是爲西域之北山。蓋西域三面皆山，惟東面缺。西域南面大山，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、英額齊盤山、庫克雅爾山，和闐南之哈朗歸山、克勒底雅山是。北面大山，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，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，庫車之汗騰格里山，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、察罕通格山、裕勒都斯山，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，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。

〔六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即塔里木河，河東流亘西域中。

〔七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今回疆輿地，以鳥道法計之，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，東至黨河，五千餘里。漢書據步測言也。

〔八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此據置敦煌(郡)(郡)後言之，始則限匈奴。

〔九〕孟康曰：陽關皆在敦煌西界。師古曰：阨，塞也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敦煌郡有敦煌縣、龍勒縣，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，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，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、陽關。後魏改龍勒爲壽昌，正義引括地志云：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十八里。是一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，肅州志云：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。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，元和志：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。晉昌與瓜州同治，在今安西

州城西南。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，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，又西百里出玉門關，又西至瓜州、沙州，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。先謙曰：官本注「陽」作「二」，是。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西河舊事云，蔥嶺其山高大，上悉生蔥，故以名焉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，即蔥嶺之一山，山上悉生野蔥。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屬，聯也，音之欲反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葉爾羌、和闐境南諸山，自和闐南復東出，經羅布淖爾南，又東經安西州南，又東經青海甘州、涼州、蘭州南，又東經渭水之南，爲武功太乙諸山，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，爲終南山，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。金城郡，昭帝始元六年置，今甘肅蘭州府西界。

〔一二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後書云一出蔥嶺東流，水經河水下云「崑崙墟在西北，其高萬一千里，河水出其東北陬，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」，即此傳所云「一出蔥嶺山」也。酈注分見各國下，一自捐毒國列敘入西海之水也，一東流自捐毒國列敘而下，有蔥嶺南河、蔥嶺北河之異。南爲葉爾羌河，長二千一百餘里，北爲喀什噶爾河，長二千七百餘里，合爲一河，班以爲一原，蓋考之未詳。蔥嶺河又東合于闐河，長千一百里，又東合阿克蘇河，長九百餘里。酈注所謂北河枝水也。見「溫宿」下。河源紀略云「會處四水交貫，形如井欄」。

〔一三〕師古曰：闐字與實同，音徒賢反，又音徒見反。【補注】先謙曰：水經河水下云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，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」者也。

〔一四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南山者，今諺稱密克瑪克曲底雪山，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。先謙曰：徐氏西域水道記云「西域記謂之雪山，記中有雪山，有大雪山，大雪山蓋僧格喀巴布山，河水注謂之仇摩置，漢書特言南山，以別蔥嶺」。通鑑胡注「南山在于闐之南」。馬氏文獻通考言「于闐都蔥嶺北二百餘里」。誤以蔥嶺爲南山。

〔一五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詳見于闐國下，其合流在噶巴克阿克集之地。

〔一六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，又會阿克蘇河東流，是爲塔里木河。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，又

東至庫車城東南，有庫車河自北來會，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，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，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，入於羅布淖爾，即蒲昌海也。自和闐河、蔥嶺河合流之地，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。

〔二七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「河水注」河水又東注於泐澤，即經所謂蒲昌海也。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。龍城地廣千里，皆爲鹽而剛堅，行人所經，畜產皆布龜臥之。掘發其下，大鹽方如巨枕，以次相累，類霧起雲浮，寡見星日，少禽多鬼。西接鄯善，東連三沙，爲海之北隘矣。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。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「蒲昌海一名泐澤，一名鹽澤，一名輔日海，一名牢蘭，亦名臨海，在沙州西南。」說文「泐澤在昆侖下」。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。

〔二八〕【補注】王念孫曰：「戴震水地記云：『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，陽關在縣西六里。』壽昌本漢龍勒縣地，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。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，前後書皆脫去「千」字。」念孫案：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。皆無「千」字，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。漢紀孝武紀作「去陽關三千餘里」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。河水注作「東去玉門、陽關一千三百里」。以二書考之，則漢書原有「千」字明矣。徐松曰：「玉門、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，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，白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，相去千餘里，不得云二百餘里，明傳寫奪「千」字。」

〔二九〕師古曰：「表，長也，音茂。」【補注】王念孫曰：「三百里」，本作「三四百里」，謂澤之廣表，不能知其確數，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。河水注無「四」字，亦後人據漢書刪之。御覽地部二十七引水經注作「廣輪四百里」，又脫去「三」字，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「四」字也。漢紀作「廣長三四百里」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「廣表三四百里」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「廣輪三四百里」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、爾雅釋水疏竝引作「廣表三四百里」，則今本脫去「四」字明矣。徐松曰：「今測淖爾東西二百餘里，北有圓池三，南有方橢池四。」

〔三〇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「郭璞山海經注云：『其水停，冬夏不增減。』水經注「其水激滄，冬夏不減」。初學記引此傳作「其水滄，冬夏不減」。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「亭，定也」，又曰「停與亭同，古字通」。說文有亭字，無停、滄字。

〔三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羅布淖爾水，潛於地下，東南行千五百餘里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哈喇山麓，伏流始出，山麓有巨石高數丈，山崖土壁，皆黃赤色。蒙古語謂石爲齊老，謂北極星爲噶達素，謂黃金爲阿勒坦。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，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。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，歛爲百道，皆黃金色，東南流爲阿勒坦河，又東北流三百里，入鄂敦塔拉中，其泉數百泓，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，譯言星宿海者也。又東南流百三十里，瀦爲札淩淖爾，又出淖爾東南流，折而南五十里，瀦爲鄂淩淖爾，又自淖爾東北出，東流五十里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，折而東南三百里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，即大積石山。漢書地理志：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。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二十餘里，即禹貢導河之地。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了，獨此傳綜括詳盡，蓋孟堅迎北單于，親至私渠海，定遠道長西域，本其家乘，以爲國史，故所言地形，與今若合符節。惟謂重源出於積石，仍因山海經之訛，而後儒異議，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，轉以班所言積石爲妄，又謂載張騫窮河源事，乃意度之，非實見。蒲昌海與積石通流，繆悠之論，不足依據。唐辨機西域記云：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胝師子口，流出徙多河，繞池一市，入東北海。或曰潛流地下，出積石山，即徙多河之流，爲中國之河源云。蓋初唐人猶祖班說也。

白玉門、陽關出西域有兩道。〔一〕從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至莎車，爲南道；〔二〕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、安息。〔三〕自車師前王廷〔四〕隨北山，波河西行至疏勒，爲北道；〔五〕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耆。〔六〕

〔二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隋書裴矩傳：自敦煌至於西海，凡爲三道：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〔布〕〔部〕突厥可汗庭，度北流河，至拂菻國，達於西海，其中道從高昌、焉耆、龜茲、疏勒，度蔥嶺，又徑鑿〔汗〕〔汗〕蘇對沙那國、康國、曹國、何國、大小安國、穆國至波斯，達於西海，其南道從鄯善、于闐、朱俱波、喝槃陀，度蔥嶺，又經護密、吐火羅、挹怛、怛

延、漕國，至北婆羅門，達於西海」。與此兩道異者，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，北爲匈奴，故無道也。隋既有山南之兩道，又增山北一道。漢、隋之南道，今不置驛。漢之北道，隋之中道，今謂之南道，往回疆者由之。隋之北道，今亦謂之北道，往烏魯木齊、伊犁者由之。後魏書西域傳又言：「出西域本有二道，後更爲四：出自玉門，渡流沙，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，自玉門渡流沙，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，從莎車西行二百里，至蔥嶺、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，自莎車西南五百里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。」案：至鄯善、至車師特入西域者，經行之處，漢書所不數。其餘二道，皆經莎車，即漢之南道。是言四出者，實惟一道而已。兩道分自敦煌，李廣利傳「起敦煌西，爲人多，道上國不能食，分爲數軍，從南北道」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波河，循河也。鄯音上扇反。傍音步浪反。波音彼義反。此下皆同也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南山北者，密爾岱山、英額齊盤山、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。張騫傳，並南山，謂此也。始皇本紀「並勃海以東」，正義「並白浪反。並、傍皆傍之假借字」。波義亦近傍，後書班超傳注「波，傍也，音波」。段玉裁以波爲陂之假借字。李廣利傳「從沂河山」，顏注「沂，逆流而上」。則此云循河者，亦沿沂之意。河水東注西行者，沂塔里木河、葉爾羌河之南岸，以達葉爾羌境。後漢紀作渡，則謂渡蔥嶺南河，義亦通。先謙曰：後書兩「波」字，皆作「陂」，段說是也。章懷引史記曰「陂山通道」。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「敦煌以北爲鄯善，當漢衝，出西域者，胥由此自鄯善而西，由且末、精絕、扞彌至于寘，又西北至莎車，所謂傍南山，波河行，此南道也。其出陽關不經鄯善，西自婁羌、小苑、戎盧至渠勒，又南道之南，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」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氏音支。〔補注〕先謙曰：由莎車而西爲大月氏，在大宛南，此蔥嶺西國也。其南爲屬賓，爲高附，更西南爲烏弋山離，爲安息，是爲蔥嶺西南諸國。

〔四〕〔補注〕王先慎曰：匈奴傳作「王庭」，庭、廷通用。本傳下文亦作「車師前王庭」。

〔五〕〔補注〕徐松曰：隨北山者，烏什、阿克蘇、庫車、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，路出山之南也。波河西行至疏勒者，

沿塔里木河北岸，過阿克蘇，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。案，蔥嶺南北二河，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河，以注蒲昌海，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、北山之別，於河則但曰波河，不分南北，明西域中央止一大河。先謙曰：西域圖考云「自鄯善而北至伊吾，爲今哈密地。自北而西，由狐胡至車師前王廷，經山國、危須、尉犁、烏壘、渠犂、焉耆、龜茲、姑墨、溫宿、尉頭至疏勒，所謂隨北山，波河行，此北道也。其自伊吾而北，至蒲類，又西爲車師後庭，經卑陸、單桓、烏貪訾離至烏孫，又北通郁立師、卑陸後國、劫國，則北道之北，亦不當孔道也。至疏勒之西，爲捐毒、休循，已入蔥嶺，于寘之西，自皮山、西夜、子合以至烏秣，又皆蔥嶺之國，爲通西南諸國之孔道」。

〔六〕【補注】王念孫曰：景祐本無「耆」字是也。「焉」字絕句，「焉」下「耆」字，則後人妄加之也。大宛、康居、奄蔡，皆在蔥嶺之西，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，並見下文。故曰「西踰蔥嶺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」也，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，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，亦見下文。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？漢紀孝武紀、後漢書西域傳、通典邊防七「焉」下皆有「耆」字，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。通鑑漢紀無「耆」字，與景祐本同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。故知諸書內「耆」字皆後人所加。先謙曰：由疏勒而西爲大宛，在大月氏北，亦蔥嶺西國也。其北爲康居，爲奄蔡，又極西北爲條支，是爲蔥嶺西北諸國。又極西爲大秦。陳湯傳云「從南道踰蔥嶺，徑大宛」。是大宛亦可從南道踰嶺，後稍進而北耳。

西域諸國大率土著，〔一〕有城郭田畜，與匈奴、烏孫異俗，故皆役屬匈奴。〔二〕匈奴西邊日逐王〔三〕置僮僕都尉，使領西域，〔四〕常居焉耆、危須、尉黎間，賦稅諸國，取富給焉。〔五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言著土地而有常居，不隨畜牧移徙也。著音直略反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大率者，不盡之詞，以有休循、捐毒諸塞種，故不盡爲土著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服屬於匈奴，爲其所役使也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有城郭，故謂之城郭國。今天山南回部，皆有城郭田畜，同漢時西域國。天山北蒙古部落，事游牧，同漢時匈奴、烏孫俗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徐松曰：匈奴傳「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」。蓋置在太始時，西邊者，匈奴右部，界西域。〔四〕〔補注〕沈欽韓曰：僮僕都尉，蓋主簡閱人口。徐松曰：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，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，通鑑胡注「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」。禮記樂記注「領猶治理也」。

〔五〕師古曰：給，足也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三國在西域北道，而東西適中，故僮僕都尉治之。

自周衰，戎狄錯居涇渭之北。〔一〕及秦始皇攘卻戎狄，築長城，界中國，〔二〕然西不過臨洮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錯，雜也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涇水北，今慶陽府、延安府鄜州地；渭水北，今鞏昌府、平涼府邠州地，在周時爲西戎、白翟、義渠所居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爲中國之竟界也。〔補注〕先謙曰：官本注「竟」作「境」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洮音土高反。〔補注〕徐松曰：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。故城在今臨洮府西南二百二十里。始皇紀「西至臨洮、羌中」，正義引括地志「臨洮即今洮州，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，並古諸羌地」。

漢興至于孝武，事征四夷，〔一〕廣威德，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。〔二〕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，降渾邪、休屠王，〔三〕遂空其地，〔四〕始築令居以西，〔五〕初置酒泉郡，〔六〕後稍發徙民充實之，分置武威、張掖、敦煌，〔七〕列四郡，據兩關焉。〔八〕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，西域震懼，多遣使來貢獻，〔九〕漢使西域者益得職。〔一〇〕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，往往起亭，〔一一〕而輪臺、渠犂皆

有田卒數百人，〔二二〕置使者校尉領護，〔二三〕以給使外國者。〔二四〕

〔二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謂以征伐爲事。

〔三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見騫傳。

〔四〕師古曰：屠音除。【補注】先謙曰：霍去病傳「元狩二年」。

〔五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史記大宛傳「渾邪王率其民降漢，而金城、河西西，並南山至鹽澤，空無匈奴」。

〔六〕師古曰：令音鈴。【補注】宋祁曰：集韻令音連。云令居，縣名，在金城郡。徐松曰：令、連雙聲字。匈奴傳「漢渡

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」。

〔七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地理志「酒泉郡，武帝太初元年開」。匈奴傳「漢置酒泉郡，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」。今肅州地。

〔八〕師古曰：敦音徒門反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地理志「張掖郡，故匈奴昆邪王地，武帝太初元年開」。武威郡，故匈奴

休屠王地，武帝太初四年開。「敦煌郡，武帝後元元年，分酒泉置」。案：武威，今涼州府。張掖，今甘州府。敦

煌，今肅州敦煌縣。

〔九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陽關在南，玉門在北，大率出南北道者分由之。傳言「出陽關自近者始，曰婞羌」，婞羌在南道也。

武帝時，圍車師，出玉門迎軍。元始中，車師後王國開新道，通玉門。李廣利傳「伐大宛，天子使使遮玉門」。車師、

大宛在北道也，而去胡來王，亦守玉關。傳又言「自玉門、陽關出南道，歷鄯善」。是兩關仍得相通。

〔十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貳師破大宛，在太初三年。至天漢二年，渠黎六國使使來獻，是因伐宛而震懼。李廣利傳「貳師將

軍之東，諸所過小國聞宛破，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」。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賞其勤勞，皆得拜職也。【補注】先謙曰：胡注「顏說非也。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，不敢輕忽，爲得其職

耳。得職者，不失其職也」。王念孫云：「胡解職字亦未了，職非職事之職，職猶所也。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

誅，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，故漢之使西域者，皆得其所也。哀十六年左傳「克則爲卿，不克則烹，固其所也」。

史記五子胥傳作「固其職也」。是職與所同義。景紀「令亡罪者失職」，武紀「有冤失職，使者以聞」，宣紀「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，毋令失職」，管子明法解篇「孤寡老弱，不失其職」，失職皆謂失所也。故得其所亦謂之得職。趙廣漢傳「廣漢爲京兆尹，廉明，威制豪彊，小民得職」，師古注：「得職，各得其常所也。」是其證。高五王傳「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」，鹽鐵論輕重篇「衆人未得其職」。

〔二二〕補注徐松曰：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有二道：一由哈喇淖爾北，一由哈喇淖爾南，皆經羅布淖爾，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，凡千八百餘里，地皆沙漠。亭謂如下傳「至校尉府營諸亭」之亭，非秦法十里一亭也。

〔二三〕補注徐松曰：此據昭帝時言之，李廣利傳注「輪臺，國名」。渠犂，武紀臣瓚注「西域胡國名」。蓋西域小國，漢滅之，以置田卒。渠犂田士千五百人，今分田輪臺，故各數百人。

〔二四〕師古曰：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。補注徐松曰：西域屯田之官皆爲校尉，此秩尊，加使者以別之。亦稱使者，史記「置使者護田積粟」是也。鄭吉以後，改爲都護，遂無使者校尉之名，而其副猶稱副校尉。後書云「武帝置校尉，領護西域，宣帝改曰都護」。即謂此使者校尉也。通鑑注引此注「營田」作「屯田」。

〔二五〕師古曰：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。補注徐松曰：據傳有「樓蘭負水僮糧送迎漢使」。又曰「驢畜負糧，須諸國稟食」，又曰「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」，又曰「漢使至，非以幣物不得食」，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。所以省齎糧之勞費，得積穀以威西國也。使外國者，通考引作「外國使者」，或西域貢獻之使漢，以此爲廩給，義亦通。

至宣帝時，遣衛司馬〔一〕使護鄯善以西數國。〔二〕及破姑師，未盡殄，〔三〕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。〔四〕時漢獨護南道，未能盡并北道也，然匈奴不自安矣。〔五〕其後日逐王畔單于，將衆來降，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。既至漢，封日逐王爲歸德侯，吉爲安遠侯。〔六〕是

歲，神爵三年也。^{〔七〕}乃因使吉并護北道，故號曰都護。都護之起，自吉置矣。^{〔八〕}僮僕都尉由此罷，^{〔九〕}匈奴益弱，不得近西域。^{〔一〇〕}於是徙屯田，田於北胥鞬，^{〔一一〕}披莎車之地，^{〔一二〕}屯田校尉始屬都護。^{〔一三〕}都護督察烏孫、康居諸外國，^{〔一四〕}動靜，^{〔一五〕}有變以聞。可安輯，安輯之；可擊，擊之。^{〔一六〕}都護治烏壘城，^{〔一七〕}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^{〔一八〕}與渠犂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饒，^{〔一九〕}於西域爲中，故都護治焉。^{〔二〇〕}

〔一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元紀注「衛司馬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」。鄭吉傳「以侍郎遷衛司馬」。

〔二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吉傳「使護鄯善以西南道」。

〔三〕師古曰：雖破其國，未能滅之。【補注】錢大昕曰：集解徐廣注「姑師即車師，車、姑聲近」。徐松曰：宣紀「神爵二年秋，吉破車師」。

〔四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山，天山也，今博羅圖山。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、阜康縣境。分姑師爲車師前後國、且彌東西國、卑陸前後國、蒲類前後國共八國。後書以前後部及東且彌、卑陸、蒲類、移支爲車師六國，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者，或已爲他國所併。周壽昌曰：此都護分之也。後書云「哀平間，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」，非也。觀五十國皆屬都護，惟五國不屬，可證。此番之分，即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之漸。匈奴分爲五單于而匈奴遂衰，西域分爲五十五國，而西域遂弱，此亦衆建而小其力之義也。

〔五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史記樂毅傳素隱「護謂總領之也」。匈奴傳「單于病歐血，罷兵，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」。

〔六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詳吉傳。

〔七〕【補注】齊召南曰：案宣紀是神爵二年事，此「三」字訛。通鑑考異已辨之。

〔八〕師古曰：都猶總也，言總護南北之道。

〔九〕【補注】先謙曰：胡注「日逐王既降，西域諸國屬於漢，故僮僕都尉罷」。

〔一〇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是時匈奴內亂，五單于爭立，是益弱。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胥鞬，地名也。胥音先餘反。鞬音居言反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下言「披莎車」，是地近莎車。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。第通檢漢書，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，且遠於烏壘千餘里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，疑莎車爲車師之訛。徙田北胥鞬，即下傳「別田車師」，特水經注已然，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。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披，分也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左傳「披其地以塞夷」，庚杜注「披猶分也」。

〔一三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即下傳三校尉。

〔一四〕師古曰：督，視也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兼護北道，故特言北道國。

〔一五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二字當屬上爲句。

〔一六〕師古曰：輯與集同。【補注】徐松曰：謂得便宜行事。

〔一七〕【補注】宋祁曰：「烏壘」下，監本有「孫」字。宋白曰：伊州伊吾郡，漢伊吾盧地。宣帝時，鄭吉爲西域都護，治烏壘城即此。齊召南曰：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三百五十里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，與龜茲相近，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。伊吾地，即今哈密城，後漢永平中始置，宜禾，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，宋說非也。徐松曰：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，皆烏壘城地。監本有「孫」字，蓋因烏孫致誤。

〔一八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舉陽關以該玉門。河水注引作玉門、陽關。

〔一九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渠犁西濱龜茲東川，東濱敦薨溢之河，南濱塔里木大河北岸，故土地肥饒。自車爾楚南至河岸二百里。

〔二〇〕【補注】徐松曰：吉傳「中西域而立莫府」。

至元帝時，復置戊己校尉，^{〔一〕}屯田車師前王庭。^{〔二〕}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，^{〔三〕}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補注徐松曰：百官表「戊己校尉，元帝初元元年置，有丞、司馬各一人，候五人，秩比六百石」。後書西域傳序「元帝置戊己二校尉」。據傳序言校尉有一人，據表言校尉似祇一人。徧檢前書，如徐普、刁護、敦欽皆稱戊己，無言戊校尉、己校尉者，獨烏孫傳有己校。吳仁傑謂特兵有戊校、己校之分，尉則兼戊己爲稱。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。先漢有戊校、己校兵，而尉之官稱，則兼戊己。後漢有戊己校尉、戊校尉、己校尉，各以校兵爲名。顏於表下注云「有戊校尉、己校尉」。亦誤。至戊己之名，顏說有二義，一說戊己校尉，鎮安西域，無常治處，猶甲乙等各有所方，而戊與己四季寄王，故以名官。一說戊己位在中央，今所置校尉處，三十六國之中。胡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，顏前說爲是。吳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，爲中堅，二校之說，取其居屯田之中。又引王彥賓說，戊己，土也。屯田以耕土爲事，故取爲名。案：諸說皆非。校尉屯田車師，亦非無常治者。顏前說亦不爲得，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爲近。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，西域在西爲金，匈奴在北爲水，戊己生金而制水耳。周壽昌曰：匈奴傳云「日上戊己」，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，其特名曰戊己者，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，亦即厭勝之義也。

〔二〕補注徐松曰：後王庭近匈奴，故不可田。考漢時屯田，常在渠犂，昭帝時分置輪臺，宣帝時別田車師，皆不久即罷。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，方罷渠犂之屯，故陳湯傳言「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」，不言渠犂。

〔三〕補注徐松曰：匈奴傳「擊匈奴蒲類澤，得單于使者蒲陰王」。蒲陰謂在蒲類之陰，即蒲類王也，茲力支不見功臣表，蓋未侯。周壽昌曰：率衆降，蓋無不侯者，他匈奴降侯者可證，特封侯不見表者，亦有如趙充國傳「封若零、弟澤爲帥衆王，離留且種二人爲侯，陽離爲言兵侯」。匈奴傳「匈奴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，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」。